



# 十年一觉电影梦

李安传

李安


张靓蓓 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十年一觉电影梦

## 李安传

张靓蓓 编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年一觉电影梦:李安传/张靓蓓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8676-4

I. ①十… II. ①张… III. ①李安—传记 IV. ①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0107 号

责任编辑 陈彦瑾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98 千字

开 本 800×1194 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页 12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07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8676-4

定 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简体中文版序 （李安）

这本书记述了我电影生涯前十年的第一个大高潮，感觉上，《卧虎藏龙》真是一个阶段的总结，一切并非故意，而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如今看来，还真是“十年一觉电影梦”！

打从入行起，每做一部片子，纵使翻江倒海，我也就拍了；之后去宣传，都得说说我当初拍片的冲动。其实就算片子拍完，我仍有许多地方不明所以，我比较老实，人家一问，我会想要讲清楚，每逢不通之处、又得自圆其说时，总觉得自己好像是闯了祸，拍完片后又自陷重围。由于张靓蓓的邀约，出这本书，等于帮我将那些隐藏在昏昏角角的困惑再次翻出，去理清楚、连起来。我重回往日时光，一趟反省下来，好像真是到了一个阶段。

之前拍片我闷着头往前冲，到了《卧虎藏龙》，我启动各方资源，回笼去做创新，又往前闯出一个更大的世界。人也跟着迈入中年，心情开始转变，我也不自觉地透过拍片往自我解剖的路上走。

我常自问，为什么从第五部片子《冰风暴》开始，我每部片子的结局都带有“死亡”的因素，一开张我拍了四部喜剧，《理性与感性》拍完，我一直回不去喜剧，想也找不着题材，可能因为我的显性已经表现够了。《冰风暴》起，我开始有兴趣摸索隐性部分，碰触潜意识里一些无法掌控的领域，如此才能摸到新鲜的东西，才有那

种处子感。寻求刺激，让我持续处于亢奋状态，也折磨着我的身心；但这股亢奋，又支撑我度过身体的不适。长期下来，精神、肉体几乎难以承受，老感觉是在“解构”自己。久而久之，在我的电影里，结尾都以悲剧收场、以死亡终结，似乎要追求到某种美感才能结束，《色，戒》也是一样，走向死亡，成了我电影中主角的宿命，包括活着的人（易先生、俞秀莲、罗小虎等）也要去体会逝者（王佳芝、李慕白、玉娇龙等）的滋味。我是不是在追求一种绝对值，也在满足一种求死欲望？对我来说，创作欲好像不是求生，而是求死，是自我解构的一个演化过程，当你冒险追求绝对值时，经常处于临界点上，如履薄冰，兴奋感与危机感共生，求生与求死并存。

我是一个心智与身体都较晚熟的人，个性比较温和、压抑，因为晚熟，所以我很多的童心玩性、青少年的叛逆、成年对浪漫的追求，以及我的提早老化，其实是一起来的。就在自觉比较成熟时，我年轻时该发生又不发生的事，突然在我中年危机、身体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就这样都冲撞上来。

打从《卧虎藏龙》起直到现在，我都在经历这些。拍《卧虎藏龙》时，我正和刚冒起的中年危机感搏斗，还不承认，还在尽使少年的那股傻劲蛮力；及至《绿巨人浩克》(Hulk)，我更是一头栽入，好像要把剩下的半条命也拼掉似的。《卧虎藏龙》规模甚大，又有很多我不解之处，且引发出许多文化现象，依我原来的个性，应会稍事收敛，但我反而更拼命；拍《绿巨人浩克》时，我更直接面对好莱坞的商业与制作机制、挑战电脑动画、碰触美学领域，进而摸索我心底的不安、父子间的紧张，触摸死亡与创作的关系。我觉得体内好像有个什么东西硬要蹦开，我也不自觉地以暴力的方式去表达出来！

拍完《绿巨人浩克》，我才真的认命，人到中年，岁月不饶人，以前身体根本无须考虑，如今还要去与它共存。《绿巨人浩克》之后，我身心俱疲，很想就此收手，可是不拍电影，整个人又很沮丧。就在父亲首次鼓励我继续拍片时，我决定拍《断背山》，其实动机也很单纯，我就是想用它来休养生息。拍摄时，我尽量不多想、不动气，人虽没什么力气，但还是很投入，每天按部就班，把该拍的拍完，拍法感觉和拍《推手》时差不多。拍摄当中，我曾因为疲累想停拍，面对演员偶尔也会想：

干吗要这么挤榨他？这是前所未有的念头。拍完《断背山》，整个人也养了过来，五年来困扰我的病痛，也逐渐控制下来。有人说，《断背山》有种自然天成的味道。我想，如果不是《卧虎藏龙》及《绿巨人浩克》耗尽一切，《断背山》也不会拍得这么松活。我别无他意，没想到它会引发出这般回响，至今依然余波荡漾；更没想到是它带着我跨越过一个阶段。到了《色，戒》，我的精神又来了，挣扎奋斗的着力点也不同了。

七年来，我变了，外在的世界也变了。《卧虎藏龙》时，我第一次来大陆拍片，谁知道在外面转了一圈，如今又回大陆来拍《色，戒》。这七年里，大陆各方面变得很多。想起《卧虎藏龙》时，我带着大陆电影工作人员开始与世界影坛接轨；到现在，他们真的接了，现场工作时，不论事情大小，人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很顺溜、很舒服。《色，戒》的戏份本来计划香港、大陆各占一半，后来一些香港的戏，都移到大陆来拍了。

这些年来，我也陆续感受到《十年一觉电影梦》的回响。记得2002年这本书繁体版出版前，张靓蓓约我给书写序，当时我比较担心解析自己是否会引起反感。出书以来，一开始虽不很热络，但慢慢有许多反应回来，感觉很善意、很温馨。这本书道出了很多我们这一代成长的一个心声，书中电影部分虽着墨不少，但回响最多的则是社会意义，是对我们这个年代的共鸣！

我觉得台湾外省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个比较特殊的文化现象，对于中原文化，他有一种延续，大陆是个新发展，香港又是另一回事。由于《色，戒》是个年代剧（period pieces），是四十年代的东西，所以我是从我的文化背景出发，间接来做诠释、表达。这次让我觉得，好似离散多年的“旧时王谢”，如今归来，似曾相识，大陆也好奇台湾的发展。许多年来，我们在台湾承继了文化中国的古典养分，同时也吸收美、欧、日等地涌入的现代文化，多种元素混杂变化，但都在一个较为渐进的形式下进行，个中带有一种舒缓、亲切的特质。就在彼此交流当中，我感受到，对于文化中国的古典传承，大陆是相当在乎，双方有许多共鸣。因为这本书，我结了很多善缘，当初答应张靓蓓，我是想从我文化根源的角度发声，所以书中不论我受访说话或她写作询问时所用的语词、口气等各方面，均立足台湾，就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文化教

养下成长的一代；也因为这个文化到了我们这一代以后，已然渐行渐远，现今若不留点鸿爪，日后想要按图索骥，怕也难寻！就算为文化传承尽点心意吧，这本书或可作为中原文化在台湾发展的一个线索。

现在年龄渐长，我总有个感觉，这几年来，不论拍片、讲话或写文章，越来越说不出个道理来，我可以拉里拉杂地接受访问，但要我理出个所以然来，一方面力不从心，一方面也不愿意。其实到《卧虎藏龙》那个阶段，我也是东讲西讲，支离破碎，许多东西还想不通，也没有深思，如今回想，其实很多东西是张靓蓓帮我理出头绪、言之成理的。就因为写这本书，她常会追问，她想不通，也不愿意笔下糊涂带过，就问我，逼着我要去想去想，事实上那段时间里我想通了很多东西。其实这本书有个特点，它不神秘，我们从头道来，蛮老实的，因而结了很多善缘，这和书的内容与我们两个的态度有些关系。我们有这样一本书出来，对我是一番自省，真的很值得，我要谢谢她！

书里蛮完整地表达了我至《卧虎藏龙》阶段的整体经验，其中有传统的东西，也有地域性的东西。如今在大陆首度出版，正好是我从《卧虎藏龙》起绕了一圈，又回大陆；再拍《色，戒》时，情况已经不太一样了。我来大陆再拍华语片，书也在这时候出版，我想，是有一些意义的！

2007年7月28日

## 繁体中文版序 (李安)

2000年的1月吧，正当拍完《卧虎藏龙》后不久，我在纽约做后期制作，当时身心俱疲、神情沮丧，生平初感岁月之不肯饶人。张靓蓓来电，说想编写一本我生活及拍片经验的书，当下，我听着颇觉得烦心，就跟她说，我的一切都放在电影里了，除此生平是很乏味的，大家看电影不就挺好的吗，何需赘述？

她在另一头显得很有诚意地说：“你的经验很特殊，应该（有责任）记录下来，对台湾这里后进学电影的可能会有些帮助。”我认识张靓蓓多年，她为文、报道是很公正有分寸的，于是我应了下来。

结果，本来为期三天的当面访谈记录，拖拖拉拉地近一年半才定稿下来，一方面是我忙着《绿巨人浩克》的拍片事宜，再方面，每每话一出口，便觉不妥，于是修修补补、愈描愈黑地弄成厚厚一大本。

在这里先向各位读者致个歉，书中所言，不过是个人经验与片面之辞，并不代表绝对的真理，而论及个人作品时，也并不是存心自我诠释，而是老老实实回答问题的结果，张靓蓓的用心探讨，让我讲了许多的话。

我要向所有跟我合作过的工作同仁及所有教导过我的师长致谢。他们是形成我作品的主要成因，也是影响我所知、所想、所行的重要来源，书中若有直言不讳之处，敬请多多包涵见谅。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这十年<sup>①</sup>来瞎忙乎的时间居多，正好借着这本书，好好地反省一下吧！多谢张靓蓓一年多来的耐心与细心，让我有这么一个省思的机会。

2002年10月30日

---

<sup>①</sup> 本书最早成书于2002年，距李安导演拍第一部电影《推手》十年左右，当时共已拍摄七部电影。

## 种树记 （张靓蓓）

写李安，当初想得很单纯、很简单！我没想到自己选上的是一座这么难爬的山！一路工作下来，他带给我的是一连串的惊喜与挑战，同时也证实了我之前的想法：他之所以有今天，并非侥幸，亦非偶然，而是一步一脚印的结果。

十年记者生涯，有幸接触到许多创作者，进入他们的作品，进入一个人的想像及内心世界去观赏、体会精彩的内心风景，将所见所感行诸笔端，我乐此不疲。这十年来，采访各位导演，每当思想有所碰撞、交流，或学到新东西时，就是我最快乐的时刻。我想多留住一些感觉，也想累积一点东西。

这本书，就是在这样的心态下有了开始。当时我心里的人选有五位，出版社最感兴趣的是李安。当然，那时候谁也没想到他会得奥斯卡。

1999年底，《卧虎藏龙》在北京举办第一次国际媒体记者会，我去了，回来后即打算写李安。他起先不甚愿意，几经游说，终于勉强答应。但是全心忙于《卧》片的他，直到该片在台湾上映之后，才挪出三天时间接受访问，自千禧年8月16日开始。我为此特别飞往纽约，就在他家展开访谈，同时近距离观察他的家居生活。

这三天的问与答，结结实实，从早到晚，连他开车去接儿子放学、为家人煮晚餐、为妻儿监工建造鸡笼，或到城里开会的乘车途中、在纽约日本面店吃晚餐时，都是话没停过。他的助理李良山说，李安出道至今，最多只接受过一个小时的访问，

像这样三天马拉松式的专访，前所未有。但是为了写他，我也不得不尔，只有让他破例了。李安的个性是答应了就全力以赴、毫无保留。那三天，他是有问必答，我问出许多他真正的想法：如在东西跨界时遭遇的文化冲突及困境；如在对白上所下的工夫；如对普遍性及本土性、发言权与好莱坞关系的思考；如对现实的了解——影展像选美，得奖是权力，导演没有权、钱及社会资源，很难玩得起来；而创作上的时时求变，乃源自于他的不安及恐惧感……更重要的，是看到他隐藏的锐气。

一直以来，我觉得精彩的创作者都有着不顾一切的痴与执著，及一股过人的敏锐。但李安给人的印象却一直是个好好先生，外在处事他尽量面面俱到，凡事求全，但我老感觉到他好像不只这些。记得1996年《冰风暴》正在纽约做后制，专访时我嗅到一些不同的气息，那是我第一次对他深入访谈，当他提及1973年革命的浪潮已过、影响扩散至一般家庭时<sup>①</sup>，我突然想起以前上“社会变迁”时高承恕教授讲过，人们只注意到变，其实长期不变的规律对我们才最具支配性。当如常的家庭生活起了变化，方为真正变革的开始。那次之后，我对李安一直存有好奇。

2000年8月的这三天专访，印证了我以前的想法。

访谈后，他随即展开《卧虎藏龙》的欧美宣传行程。我在台湾忙于工作，看着他一路冲天直到奥斯卡拿奖，当然，这一路下来的新闻我也都报道过。出版社本来希望赶在奥斯卡热潮时出书，我不肯，因为我希望将结果一并纳入书中。李安得奖回台时，我本想就近和他再深谈这一路的感受，他则希望我再去一趟纽约，因为他需要点时间来消化整理这一切。

2001年6月7日，我再度来到他纽约家中，进行第二次两整天的专访。这一次，我看到的是一个意气风发、滔滔不绝的李安，一如花之盛开，他的各种想法也如泉涌而出。第一次，我看见如此具批判性的李安。

回台后，我加紧展开工作。同年8月离开中时报系，全心全力投入这本书的写作。

首先，两次五天的访谈，有二十卷录音，加上自1997年以来每次的访问，整理

---

<sup>①</sup> 详见本书第125—129页。

下来近三十万字，但这些只是原始材料，得再重新扒梳。我分大标、写小标，做成卡片，重新组合，顺出理路，分成十个章节。下笔写第一章时，虽有李安的访谈及相关的中外书籍、剪报、资料，但轮廓架构出来之后，描写细节时，我发现仍有多处空隙无法衔接，而且有待查证之处颇多，如资料上显示的出生地就有台北、屏东两处。于是我再次展开台湾的访谈，李岗、张正良、徐立功外，我还南下，连李家二老都成了我打扰的对象，然而人人热心帮忙，已不是我一句谢谢能表达的。

一开始，我用第三人称书写，从我的角度来看李安。出版社建议，不妨用第一人称来写会比较亲切。我心想，我又不是他，怎么能这样？心里虽犹豫不安，但还是试试，没想到写得比较顺了。但这一转变，却造成接下来一年多我和李安的并肩作战。

原本打算稿子给李安看过后，12月多出书，但李安并不满意，就因为第一人称，虽引用他的话语，但差距仍大。

于是有了第三次的洛杉矶专访。这是2001年12月14至16日，我们以初稿为底来谈，最后一章的《电影梦》也是这次新谈出来的，他提及玛丽安的梦，谈到看完初稿后想起这十年来好像画了幅巨大的壁画，说是好像累积出一点什么东西了。我回来后整理这次的十卷访谈，从中挑出他与合作伙伴的关系、拍片与现实世界的不同等，写成两篇文稿，由他挑出一篇，再以此为基础，增减修改。其他篇章也都经过这个过程。

这一回，我才真正看到那个难缠又执著的李安，他对问题追根究底，对创作缠斗不休，对转折处理细腻，又毅力、耐力过人。有趣的是，这一次见面，我发现他奥斯卡时的意气风发已然沉潜。

当初采用第一人称，是个尝试。我明白，任谁都不能成为他人，但决定这么做，就要尽可能地做到像。我采取的态度是“主观的客观”，李安，就像是我的研究对象，这是主观的选择，但在“写”李安时，我下笔尽量客观，让他自己说话，我则如实地反映所见所闻，并不添加自己的意见，尽可能地成为“归零状态”，同时在文中也把自己隐藏起来，而从选材的方向及架构来表达我的意念及眼光。我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对我来说，也是个尝试。直到这本书完成，我开始撰写下一本书时，

一天找资料，看到《梦是唯一的现实——费里尼传》(Ich, Fellini)，发现导演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与该书作者夏洛蒂娜(Charlotte Chandler)也是以第一人称书写，我才比较安心了些。本书的前面六个章节，偏重于李安个人及想法，没再多提电影，一来考量篇幅，二来电影是由他这个人导出来的，我想从本源找起。

接下来就是个既快乐又痛苦的过程。

我写完稿后，他看，他改，从用词到想法的补充，李安没有一处放过，仔细的程度让我大开眼界，也学到许多。我学到的是，他不用武断激烈的词句，而喜欢用“可能”、“似乎”等语词，这和他的个性有关吧，给自己、给别人留个余地。凡是有关特别的事迹、批判性的话语，最好别用。他非常注重细节的转折，一点一滴的累积，出来会是不一样的东西。对逻辑性十分的信服，这是他凡事讲理的来源；但我觉得，世间事物有理性，也有非理性。而他最担心的就是“别得罪人”，许多真相，便在这个原则下被删减或修饰过。“锐气是惹麻烦的事，不是吗？”他这样问我。而我也第一次听他说：“我讲的话很少人能听得懂！”怎么会？我们所认识的李安，不管是电影还是访问，他都平易近人。

就在和他来回改稿的过程里，我开始明白他所指为何。他的话别人听不懂，我体会到的有两种情况，一是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懂，因为这个概念还处于发展状态中，他也还没理清楚；另外就是，他懂了，但他只讲了一部分，他以为其他部分别人知道了，其实别人并不知道。当然可能还有其他情况。

我开始有些明白，为什么王蕙玲曾形容，和他工作像是在投篮，因为你得去琢磨他不断变化的心思。

除此之外，许多以往单独来看似乎很特别的事件，当放置到他整个人生坐标上观察，其实是个惯例。如我的三次登门采访，他去冯光远家写剧本，去王蕙玲处谈剧本，一如他早年到乔尔·罗斯(Joel Rose)的夏日度假屋去写剧本，这是他的做事方式吧！

最重要的是，由于他本身兼具台湾、大陆、美国多重文化的熏陶，加上选材、制作环境又东西跨界，从美式独立制作到大联盟，从台湾到大陆，这种特殊多面向

的穿梭经历,不仅是他个人的体验,同时在电影里也呈现出东西文化融合时的矛盾、冲突,及融合后的突变、开创,且逐步获得印证。从他的述说里,我看到东西文化互动的其他形式。

当然,在这段写作的过程里,我最感谢的是李安,他开放内心世界,让我看到一个创作力的活泼性,几乎每次访谈,他都有新想法出现。就在谈话的过程中,我看到一个意念的生长过程。我执著地想多看一点、多知道一些,尽量客观地听、问,然后转化成文中的部分章节,不过已是经过浓缩、处理,但仍是他的想法。有时我也会说出我的想法,但这些想法也要经过他的同意,因为这本书要写的是“李安”,并不是我,所以我对事情的看法能否出现,得看这个想法是否对他的新想法能够有所补充。我开始体会到李安以前所说的,跟他合作的人多半难以尽情发挥,因为一切以作品为中心。当然这本书不管我怎么写,都是要写出他的想法、他的人、他的事。从他的不满意,到如今认为“整本书都是我在说话嘛”,我想,我的笔耕似乎是告一段落了。

书成之后这些年来,当许多人告诉我,书中的李安真的很像他们所认识的李安时,我反倒开始有些不安了。我发现,道尽一切,那是不可能的,我只希望这本书能够呈现出李安本质的某些层次与面貌。至于其他,仍有待挖掘!

想起那段爬山的岁月,整个过程很像是个梦,一个完书前几天我常做的“种树之梦”。

一个小和尚,用借来的盆儿、借来的土、借来的苗儿、借来的水,兴高采烈地种起他的树。浇水灌溉、捉虫施肥,再用上以前学得的法子,日复一日,七棵小苗儿逐渐茁壮。

有一天,师父跟小和尚说:“要盆栽成个样儿,不能任由着树儿长,得剪剪!”

“怎么剪啊?师父?”

于是师父开始传授剪法,小和尚拿着把剪子,遵照老师父的法子,

开始剪枝修叶。起先小和尚捉摸不清老和尚的意思，一剪子想了老半天还下不了手，老和尚一旁千叮万嘱，亲授绝活。有时只一剪刀，就说上老半天。时常老和尚也会下场剪上几剪。逐渐地，小和尚的剪子用熟了，老和尚的心思也猜出了些，剪起来也有点样儿了。

就这样，剪剪这棵，修修那丛，再回头拾掇拾掇另一棵。七棵小树，慢慢地变了个样，挺像老和尚嘴里的“盆栽”了。

说也奇怪，这一天，七棵小盆栽一夜之间成了株绿荫大树，小和尚一惊，梦醒了。咦！怎么真有棵大树在眼前。

大树对小和尚说：“我不属于你！”

小和尚大吃一惊，伤心地抬头问天：“为什么它这么说？”

老天给了他后脑勺一记，说：“那不都是借来的嘛！”

小和尚十分疑惑：“天老爷，难道让树木一天天长大的过程不重要吗？”

老天提点他：“你忘啦！这棵树经过修剪！”

喔！小和尚想，也对啊，小树处处生长，盆栽则需要老师父的那把剪动过后，才能有个老师父所说的样，难怪盆栽能化为奇树。小和尚心想：也好，这棵奇树能让好多人观赏！不过想起种树、修树的那段日子，小和尚也不无唏嘘。

老天拍拍小和尚说：“是该搁下的时候了。树木成荫，本属于天地。”

书已完成，心里有着许多感谢与欢喜。欢喜的是，这段日子自觉没有白过；也希望这一路的探索，或可让人们透过李安的心路历程打开另一扇窗。当然，重新做回自己，备感轻松。至于要感谢的人倒有许多。李安不用讲，他为这本书付出的心力、时间超乎一般传主。此外，好友刘玉芳小姐及妹妹张靛茵帮忙看稿、指正，李良山先生全程帮忙联系，李安的夫人林惠嘉女士曾以电子邮件帮忙收稿，助理黄丹尼先生帮忙传稿。郑培凯教授、学妹李慧娜小姐相助译出《梦》这首诗，叶锦添、鲍德熹、刘鸿文、黄家能、陈艾薇免费提供照片使用，

谨此致谢。如今本书简体版得以首度付梓，还得多谢台湾时报出版公司王无为先生、时报（北京）文化咨询有限公司张庆丽小姐等人及大陆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有参与人员的热心。为因应时空转换，简体中文版的内容亦稍作调整，并为大陆读者了解之便，张庆丽小姐、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陈阳春小姐与我特别加注，同时李安导演另作新序一篇，这些都是本书繁体中文版所没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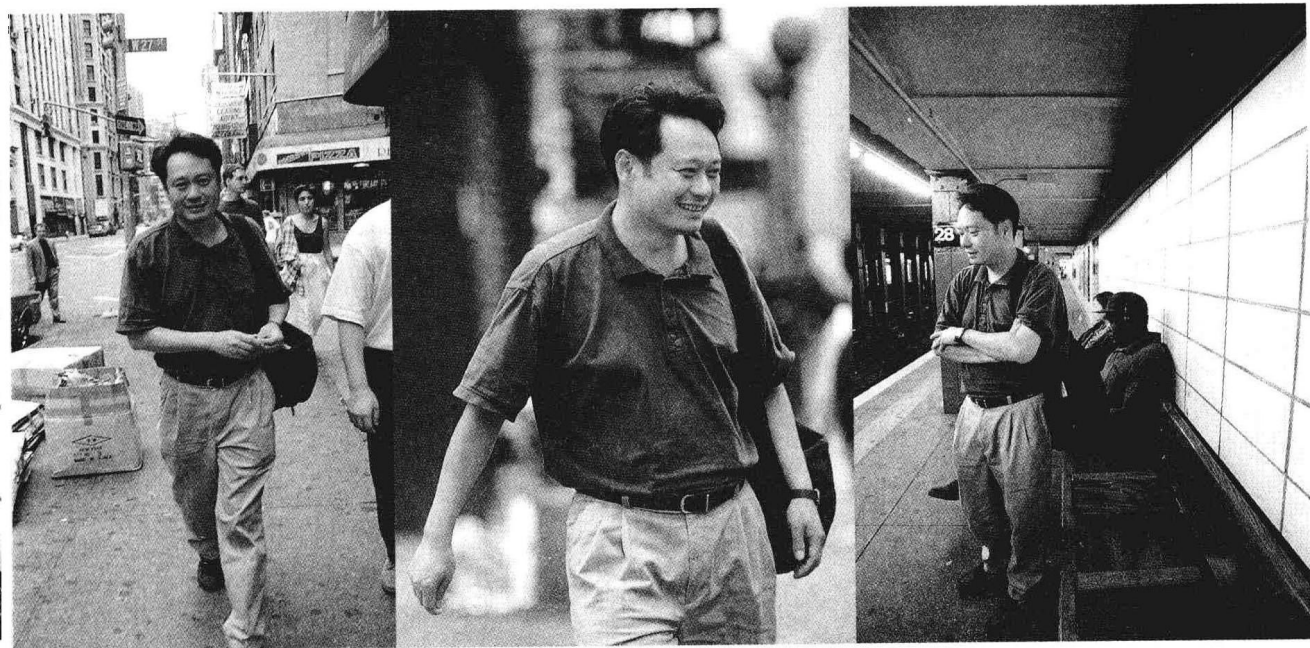
此外，我要感谢家人及弟弟张肇丞、小姑汉莲德、二姑汉蓓德的鼎力资助，使得我能够全心写书。

想想，之所以有这股傻劲及坚持，大概得自于一生忠直的父亲吧！这几年里脑中时而浮现出那晚的情景，1999年11月24日，出差至北京采访《卧虎藏龙》的我和陈嘉倩（前台湾《民生报》记者）正在访问李安，手机响起，大弟张肇霖在电话里说：“爸爸想听听你的声音！”当时卧病在床的父亲已不能言语……如今父亲过世已有七年，回首往事，不觉惊起，过往已难追回，今后要做的还有许多，唯有更加努力……至于取之于天地的，就还诸天地吧！

2002年10月28日 繁体中文版序

2007年4月2日 简体中文版特别修正





在片厂我可以横着走，拍完片后走在纽约街头，就得回过神来多留心，免得找打！  
(台湾《时报周刊》李安邦摄)